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8

5443/2108 (8)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五目錄

雜著

平山縣三門寨新修天柱山北武當宮殿記

南和邑侯錦雯吳公廟碑記

崇福寺記

栢鄉縣重修學宮記

重修關帝廟記

擬待漏院記

甘泉亭記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玉泉記

達公作字記

貢院夜談記

龍宮取木記

南遊記

魏氏先塋記

閔夫子送木記

聖學知統合錄說

吾齋說

借書說

三大火聚說

跋張魏公小像卷後

選詩選跋

古鄆北三十里舖雨花菴募疏文

募修崇光寺藏經閣大藏經疏文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五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記說跋募疏文

平山縣三門寨新修天柱山北武當宮殿記

天地閒一氣之所融結而已矣峙而爲山流而爲川
結而爲日月星辰散而爲人物草木莫非此真氣也
而神得之以爲神聖得之以爲聖仙得之以爲仙佛
得之以爲佛不知者二之知者一之矣顧帝王治天
下者必得山河之勝宅中以圖太廟仙佛之修道者



必選靈秘之區絕塵以棲真如五嶽五臺終南峩眉
天台鴈宕九華廬山盤山點蒼海內名山指不勝屈
此雖在塵世實無異碧落天宮也余少年常欲煉龍
虎修鉛汞結黍米之金丹証無爲之妙訣而遭世多
難蒼生倒懸遂易其自了之心奮爲濟物之願潦倒
名利場中三十餘年牙齒搖落而鬚髮蒼皓矣夙昔
意中所願往者竟爲虛談惟於臥遊草堂中覽圖畫
峯巒岩岫以自適而已同邑有僧類隨者本姓王氏
城南之駐駕村人出家於趙州之觀音院住錫於平

山之覺山寺堅持戒律禪心湛寂知人法之兩空悟
定慧之相依凌霜冒雪肩頭一杖訪余於樛林曰先
生知平山縣有異境乎余曰不知也類隨曰是山在
平山之西九十里初名三門寨由坡隨而行漸入崗
阜逶迤崎嶇復歷數里入寨有摩訶堂長廊洞遂過
仙人橋惟見青黛壁立高至百仞濶處可容萬馬陘
處僅可容舟奇花異草散漫山谷閒四季不絕松栢
橡栗之樹大者數圍參天而起泉流滌洄而曲折珍
禽異獸唼喋嘯呦多不知名惟南北東三門可入其

新濟堂文集卷之十五
二
前江書院錄
西如芙蓉翠屏隔絕不可通矣中有玄帝殿三開前列廊廡後倚重峯直侵雲霞觀者瞻悚有遜可陟爰建玉霄之宮所以事上帝也而烟火廚庫修真煉性之室亦俱整潔而幽邃左有金牡洞靈雲洞右有土府洞三眼洞冬煖而夏涼爽可以誦丹經迓高真養谷神餐沆瀣遠隔濁世願養天和驂鸞駕鶴計日成功焉其外環而遶之者則喻珈寺覺山寺插旗腦石板廬前所朝對者清風窟也住持者爲中貴林公本河閒府仁丘縣人俗名重華明季原任內官監順

治初年出家法名清德別號真隱子日日靜坐今年七十矣改此山爲天柱山北武當蓋以配南武當也余嘗讀道書玄帝紀欽禮修真始末八十三化頓應事蹟太和紫霄五龍玉虛等宮圖如身在天宮日月風雷之傍而拜伏金闕玉陛之下也玄帝乃元始化身三皇時下降黃帝時復下降於淨樂國孕十四月而生越海東來修道於翼軫之下七十二峯之間今之均州太和武當山是也山自乾兌起跡盤旋五萬餘里上冲紫霄天下無雙是山雖遜其幅負然自北

嶽而來迢迢奔騰忽開奇峻正在坎位洪荒以來莫
有具眼識之者今始發其瑰瑋之光吐其潏決之觀
矣玄帝躡坎離之真精攝玄武而鎮北方以是爲行
宮也卽擬之爲天一眞慶宮豈不可乎余故述其巔
末不特表此山之神異顯帝德之廣遠庶幾修道之
士堅心厲志銷去邪障養其浩然之氣拔宅飛昇世
豈遂無其人也

南和邑侯錦雯吳公廟碑記

余嘗讀漢書見朱邑桐鄉之事病且死屬其子曰死
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其後果
然民爲起家立祠至今不絕又讀五代史而見汝州
防禦使劉審交吏民上書乞留葬汝州詔許之太師
馮道論之曰劉君爲政非能減其租稅除其繇役也
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
他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上下二
千年閒僅見此兩事耳今者南和錦雯吳公旣死而

民思之不絕爲立祠歲時享之始與前二事並之而爲三也南和當燕趙之衝官其地者往往得志邢州縣有九譚吏治於此若涉虎尾履春冰能勝其任而愉快哉獨吳侯之來尹也爲政三月而頌聲作和之士農商賈暨父老子弟相與揚旌樹幡曰真父母前此未之見也朔望謁朝日瞻望弗及歡聲如沸以爲常栢邑去南和僅四舍余聞之問侯之治行何以致此其邑之人曰侯能去無名之征侯能盡除火耗侯能捐一應雜派侯能無以衙前伍伯下於鄉侯能不

以票帖米鹽酒醋擾於市侯能理冤獄侯能惠學校是數者侯之所以治也余曰美哉侯之治也信其爲古之遺愛矣今

天

子憫念民生所以加意二千石墨綬吏者甚重然吏

治未盡登於古或有若束濕若乳虎若蒼鷹飾虛聲干進多乾沒以潤橐者有能爲天子愛養斯民者

乎宜急拔擢之以風示海內旣聞侯之治有聲迹則志之弗敢忘而孰意天不憖遺俾長逝於此上也邑之士農商賈暨父老子弟號跳哭泣若喪考妣然不

特邢州各邑也又旁及於鷄澤永年隆平余栢鄉之人亦有賫楮帛而往哭者士大夫哀之無不失聲嗚呼使非侯之公廉慈愛何以致此侯死數月其民痛之思之考地於縣治之南爲廟以祀堂三楹廊廡皆其歲時以祭將立碑周子茗柯來請記余曰是余昔所聞賢父母也是余生平慕朱邑劉審交殆有相符者也凡近人所爲去思碑與生祠者我知之矣或上之人邀譽于百姓以弇蔽其劣跡或下之人希其廡仕以求媚焉以此相習爲故事故碑與祠往往不足

重也今侯勞於邑而死非有所邀譽於百姓也又非下之人希其廡仕以求媚也侯之愛民至矣民之愛侯亦至矣愛之不得見則思思之不已則爲廟以崇之若侯之日臨於邑也豈非出於至誠而不可解哉以此見人心不滅循吏不可爲而可爲也邑人欲葬侯于和而不遂廟之猶葬之矣列之史冊與朱邑劉審交媲美千秋可也侯錢唐人壬午孝廉善詩賦古文辭所著有娛暉堂集嶺西集蘭陵草白門草諸刻行於世前任蘇州肇慶二府司理名最著今特舉其

及於南和者為勒一石而記之

此處有極淡的印文，內容與正文相似，但非常模糊，難以辨認。

崇福寺記

釋氏生於周昭王庚戌之歲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迄於今尸祝而社稷之者奔走無停晷影矣哉雖然佛道盛孔氏之道衰也今使聖人在上道德明禮樂興五倫正風俗醇則大扎疵厲之害銷而萬物皆融融焉以遊於和所謂勝殘去殺也必世而仁也以言清淨真清淨矣以言慈悲大慈悲矣奚用披緇髮以求出世之說哉故余嘗論釋氏之教有體而無用者也而其體亦釋氏之體孔氏之道體而兼乎用者也

而其用則平人之用自世道交喪橫目之民既不達夫孔氏之體而兼乎用者又罔察乎釋氏之體而不合于用者十是輪迴報應三途六道之說膠固于人之肺脾而不可解雖其化導末俗不爲無助而要非天理人心大中至正之極也鄙之北有村曰河頭村之北有寺曰崇福相傳創於明昌四年大定初僧了殊修葺維新元末圯廢明景泰閒鼎建加擴隆慶四年復修至今日又八十年滄桑異運頽然剝落村人哀公諱汝霖耆年而長者也募諸檀越庀材鳩工煥

然改觀不日落成而求余文以記余嘗考之史傳高邑與栢鄉皆爲古鄙地而余又常往來涉槐二水之濱樂其風土之美人情之厚買田於村之西將追柴桑處士之遺躅而家焉他日歲時伏臘與野老樵牧過茲寺而談爲善之事五倫風俗漸積以入將啟其愚昧而引之歸於大中至正之極是亦納約自牖之義也可不記乎乃書而載之石

栢鄉縣重修學宮記

吾邑侯萊山章公浙之君子有德者也研精經學探
藻藝苑既下車之次年民習其教吏懾其威桴鼓不
驚賦稅如額訟簡矣刑清矣環顧黌宮泮水而嘆曰
是何其偏側而湫隘乎與廣文先生謀是宜拓其規
模治其傾廢廣文先生雀躍而前曰善顧貲財匱乏
何所取給適余請告歸里首捐以爲之倡好義者趨
集不倦繼日躋實沈之次宮中之池澄如也池外之
牆翼如也牆表之坊儼如也咸告竣侯偕廣文先生

暨諸弟子落成走北京師求余文以記余聞而嘉嘆
不已爰述侯修之之指以告邑之博士弟子曰昔古
帝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建學爲首務孟子曰設爲
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故天子辟雍諸
侯泮宮泮宮者半於辟雍之宮今邑壤地雖小泮宮
之來久矣拓而修之豈但踵事增華以爲觀美乎將
以國家風勵學宮之義而成其德業者也將以先王
禮樂詩書之意而淑我髦士也將以胡安定之經義
治事朱考亭之居敬窮理許魯齋之明善習禮而措

之於躬行實踐也雖然吾於斯有所慨矣夫陽宗不
曜則燭火爭暉時雨不沛則灌溉尸利聖人之道不
明則異端邪說羣起而眩瞽天下之日黃鼓天下之
耳蠱惑天下之心自三代以後如老莊楊墨管商申
韓荀楊皆足以害道而天竺之害爲尤甚若夫雕鏤
詩賦記誦辭章揣摩帖括窮年兀兀接踵比肩從事
於利祿之途而不知天命人心仁義之本然者尤近
代學人之通弊也嗚呼岐趨者吾無論矣峩峩廟貌
洋洋泮宮奔走趨蹌伏其几而襲其裳字之曰仲尼

之徒果仲尼之徒哉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
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
鑄爲民父母者弘甄治之化非學則何所從事耶今
邑侯思敷教於諸生諸生得受教於邑侯闡性命之
微言繼見聞知之統緒誠千載一時也執經問難大
儒輩出禮樂在躬斐然可觀且暮俟之若紆青拖紫
能爲時文以取科目焜燿一時而不志其遠者大者
猶非邑侯今日君子學道愛人之本指也是役經始
於丙午之陽月告成于丁未之午月捐助縉紳士民

及督工生員耆老等人書石碑陰以勸來者故爲之
記

重修關帝廟記

建大義於魏朝扶綱常於草昧當時服其英雄萬世
頌爲聖賢者誰乎關聖帝君也帝君在漢則前將軍
耳生爲漢臣沒享漢爵何爲而以帝君稱以帝君稱
者從明代之褒封也夫天下嚮往之謂王天下主宰
之謂帝帝君何以得此隆稱哉嗚呼是殆非淺見薄
識之所能測也當漢室傾危奸臣竊命魚龍混淆羣
醜鴟張卽稍有才識如荀文若張子布輩無不失身
喪節唯帝丹心炳炳百折不回志吞華夏興復炎劉

其視孫曹直牧豎鼠輩卒也皇穹厭漢天命難移白衣蔽於江上鼓聲死於麥城而漢室不可復振矣故吾謂漢不亡於鄧艾縋蜀之日而亡於荊州星殞之日也然自有帝君以身任春秋之統君臣大義燦然復明禱曹操之魂延獻帝之祚一時臣子無不悼漢而欲食曹之肉惜漢而欲飲曹之血是漢雖亡卒未嘗亡也且令天下萬世尸祝之社稷之禋祀鐘鼓奔走恐後惴焉有斧鉞之恐凜焉若師保之臨雖窮髮龍燭之國島言卉服之鄉無異於神州赤縣由是觀

之帝君之神如白日耀午震雷在天無一息而不赫赫若揭也夫人君之治天下有深恩厚澤加於百姓者不過數十年卽服教畏神亦二三十年而止耳若帝君之以神治天下而爲天下宰者雖萬世可也余栢人之有帝君廟尚矣莫攷其所從來明萬曆二年張玳等修之前進士懷堂趙公爲之記其文瑰瑋奇倔可與燕京正陽廟焦澹園碑文頡頏今順治庚寅兵燹之後棟折壁圯岌岌大壞庠生馮學古等糾合闔邑捐貲修葺貢生白玠請余爲記余惟帝君之行

實在漢青史威德在人耳目述之則累紙難盡且近於禘也乃爲闡揚帝君之所以有功於當時及萬世而享此隆稱者勒之豐珉俾後人入廟而祀覽之有感相與勉爲正人無忘此日修復之義焉

擬待漏院記

國家簡拔俊乂置之鵷班明光趨讌清覽披雲固非徒紆青拖紫爲交遊光寵間里炫耀已也一日立乎其朝則一日盡乎其職此卽退食委蛇之際未嘗不有天威咫尺之思而况闡闔弘開青鎖追陪尤宜凜凜者與茲待漏院之設非無因也人臣進退文石之陞天子旣已改容而禮之矣從容坐論夏屋渠渠奚不可然聖主在上未明而思衣旣旰不遑食脫簪致警鷄鳴示誠不敢稍自暇逸百爾君子焉得不夙興

恐後而以顛之倒之爲畏耶而要非碌碌因人毫無
建明第俛仰朝列遂可爲卸擔地也居宰輔之位則
思格君心之非司錢穀之籌則思寬窮簷之力兵刑
未靖何以默銷夫寇賊奸宄禮樂未興何以振起乎
文章學校至於職經筵者成就君德莫移於宮妾宦
官居臺諫者講求國是要期於久安長治總之位不
論大小凡一命以上膺朱紱之榮顧此院者皆當齋
心滌慮以靖獻於天子固不特鼎鼐鹽梅望而矜式
已也不然星臨戶動鳴珂建章雖識龍鱗之顏不聞

羔羊之節其亦聽漏聲而捫心自慙已其慎之哉是
爲記

甘泉亭記

井者泉之所自出人所恃以養也易曰改邑不改井
往來井井井養而不窮也井之爲義大矣哉是以古
之爲城郭者必相其山川形勢氣脉之所在而後建
邑濬隍以安其人民社稷至於水泉之甘者則尤爲
飲食烹飪之所靈不可一日缺焉吾栢之城爲真定
南境邢襄北境固咽喉重地也地之龍脉自贊皇縣
五馬山蜿蜒而來水曰涉河自高邑縣南由栢城之
北里許東趨於寧昌之葫蘆河亥龍入首水隨之而

行地理之自然也北郭之西十數武爰有井焉清而且甘實爲一邑之最每曉鐘旣動關鑰初啓則邑人之汲者數十百人爭往井上如取如攜歸而貯之若盎若甌若甕若釜以薪以爨酒漿餅餌子弟以供父兄僕隸以奉長上蓋以爲固然矣然是井也自戊申年大水衝決四傍之土皆已傾圯獨有中央尙全無恙倘不及時修葺秋水泛濫一旦淹沒甚可惜也且吾邑人旣嘗飲於斯矣吾邑人之祖若父暨厥高曾亦莫不飲於斯矣而忍聽其廢而不修乎哉於是衆

議僉同曰是誠不可以不修修而砌之以石覆之以亭愚者享其利智者思其德潔而用汲並受其福飲水思源自今日始遂請余文以記其事余因名之曰甘泉昭其實也

玉泉記

水之爲用大矣哉生於陽成於陰傾注四海灌輸六合具在地也無處不有而發源於星宿海者黃河其大也李白曰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東海有尾閭沃焦故海水歸焉然入於尾閭者復見於天上則銀漢爲章夫天至陽之積也太虛之府也非有滔滔汨汨如四瀆之汪洋浩瀚也亦曰水之至精之氣所發露耳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銀漢者水之象也太平之世雨澤節甘露降若危亡之世則河

竭山崩河竭者國將亡之兆消渴者人將死之候也昔見友人嘗患此疾日飲茶數十杯而渴不止彼其水之源已竭也崇禎庚辰辛巳閒赤地數千里迨癸未甲申渟沱之水褰裳而渡天地之水豈竭哉良由氣之闕塞反常耳黃庭經曰玉池清水上生肥故修道者以舌下神水謂之曰華池謂之曰泉糧常用赤龍擾水之法自重樓絳宮而納於丹田則百脉有所滋息通體爲之潤澤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品物流行也其法多於子前及寅時行之東坡所謂勾當自家

公事也昔孔子在川上而嘆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天地之水無一息之停人身之水上下流通亦無一息之停一有停焉則病矣人身之有疾或寒或熱水之滯而不通也息煩勞薄滋味戒情慾勤咽納則痰化爲水而爲身之用譬如寇化爲民而爲國之用也或謂水屬陰咽之無益夫水天一之所生而乃專謂之陰耶易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能知泉之出於何所也則知陰陽之會而可以事內養之功矣

達公作字記

商之興也以伊尹周之興也以呂尚漢之興也以張
良明之興也以劉基伊尹之出處子輿氏言之詳矣
呂尚釣於渭水而應非熊之夢二畧六韜爲兵法祖
雖曰禦敵應變之方而帝王致治之大畧亦載其中
此黃石公所以授子房於圯上或謂戰國時人所僞
作者殆非也我

朝起於東方八旗之制暗合於黃帝八陣圖而余聞
之學士禪布云其祖達公海聰敏穎悟迥異於人年

十二能學習漢書盡窮五經增減蒙古字而爲清字
追蒼皇之鳥跡鄙程邈之隸書遂爲一代文字之師
其學於天文地理無所不窺攻城掠地望雲氣知吉
凶人之善惡邪正言之皆驗其傳乃得之廣寧山中
一道人後道人不知所往則其與圮上授書者同一
轍也異哉

貢院夜談記

仰堯夫史稱其范陽人余向以爲在定興涿州耳丁
未主試武闈與冢宰杜純一談乃知其在寶坻至今
有邵家莊其族姓尚繁盧照隣賈島之墓亦在寶坻
盧家塲其墳上常有霧氣之所結形如林木有河百
餘丈深五六十尺通天津衛冬月出銀魚白如脂玉
京師嗜味者美之以配鮮筍入春則無矣此一異也
賈島墓荒圯已久有縣令爲之立碣以祀未幾卽爲
村人所踣曰島詩人非我鄉人所知是骨朽已久而

吏人數來落吾事廢之如故不封不樹嗟乎秋風吹
渭水落葉滿長安浪仙有知豈復覲此一盃水一盃
飯耶又云碣石今尚在永平海潮高則隨之亦高潮
落如故其淪於海者非的語也余嘗慕堯夫之遠悲
照隣之窮喜浪仙之棄浮屠而從學於昌黎也記此
以爲談資

龍宮取木記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此人生之制也龍居
於海羣水滙潞宜無事此者以余所聞則有異蓋龍
雖以海爲窟宅長子孫於其中而所寢處之宮室則
以人閒之木爲之每至夏小滿後雨水連綿正其鳩
工庀材時也天津之北古曰北海之濱與永平遵化
諸邊口接壤中有滦河元人運糧以達上都應昌者
是爲龍宮運木之通渠矣每三年一伐木口外其伐
木者水族人貌形如老叟布衣毳帽幽谷之中丁丁

不絕羣山響應倏忽之間雷轟電掣風雨晦冥岫峪
湧溢木皆蠹起直抵關隘守關者稔識其汛也開關
而放之入水中木乃魚貫而進由溧河東南行達于
海無一仆而浮者河上居人皆耳而目之又有移人
之樓以去者午夜望之燈火熒熒至曉則滅海濱乏
薪每三年一次龍宮焚震方習習颺起候之海壖木
之椽者桶者棟者楹者皆半赭黝而焦朽擁湊海岸
岸人拾以給爨供數月說者曰龍火自燒也余數詢
之博物者非誣

南遊記

歲在乙酉余將南遊以閏六月二十六日憇東汪村
擊南距鉅鹿北通東鹿古大陸澤也滏陽漳洹三水
出其間夏月雨霖泛漲水濶數百里次晨登舟逆風
而行見晚禾黍穀盡陷沒於波臣唯高林顆顆然出
水上如人在墻內而露其髻者土人乘舟刈之爲炊
爨計余詢之曰爾等沈竈產蛙擔石不獲終歲之計
將若何舟子曰連歲荒殘寇盜旁午十室九罄我等
小人未知所稅駕也余默然良久念若輩木食草衣

弱者填溝壑強必挺而走險能免爲釜中泣乎越新河城窪下水決可灌幸有堤民頗淳簡有司安靜可臥而理也晚宿南宮聖門敬叔之所遊入其境田畝墾闢市廛喧闐百貨咸備東行七十里無荒蕪者壯哉縣乎次清河城極小外有舊城基址盡瓦礫古所稱清河郡者趙宋時以滄定等州爲邊圉清河乃舟車輓輸之區人物輻輳雄於河北今亦稍僻矣二十九日至臨清當明之盛時繁華擬于廣陵姑蘇自崇禎癸未後大半焚燬縉紳驅車而過者寥寥但隔河

青帘搖搖猶聞歌聲嗚嗚然九十里至博平縣小而荒七月初三日至東阿戰國時齊之西鄙也東南兩面山色青翠松柏疎峙風氣甚美產阿硯阿膠阿井距城一舍餘井製造卽非法管夷吾三歸臺存焉六十里爲東平州梁灝故里也通衢有狀元坊閭左有梁氏門自晉天福漢周宋金元明以至於今七百餘年矣其子孫猶有爲茂才者故塚纍纍其博物君子之報耶七十里至汶上夜渡板橋見汶水西流浩浩大觀也猶有聖人流風初五日至濟寧州水陸襟帶

乃南北衝要初六日至鄒縣荆棘塞路尋土人作嚮
導始達城城之東南門閉塞者三年門內蓬蒿丈餘
狼狐之類白晝縱橫人立而嚎見者毛髮爲豎也土
人拾瓜蔓以充飢鵠面鳩形不忍正視余與二三友
人乃盥沐齋戒瞻拜於孟林古木叅天廟貌嚴肅累
朝勅命士夫讚咏勒諸貞珉不可殫述信乎七篇仁
義之旨有功萬世可以繼響塗山也然斷機堂述聖
祠皆傾圮不治賢聖委草莽俯仰檻宇令人太息九
十里至滕縣河流涓涓潑迴境內榜曰善國文公行

井田處也邑人世祠之戰國若秦楚齊梁諸君汨沒
於聲色貨利之交攻伐押闔之術當時何赫赫也千
年之後既已化爲白楊衰草矣求陌錢孟飯之享不
可得文公獨血食茲土仁人之言其利溥所謂附驥
尾而名彰者歟初八日至夏鎮夜宿逆旅小樓上見
運河中左弁船千餘艘絡繹不絕中載婦女割肉扇
枕甚有畫眉自若者或有淡衣舊帕哭聲哽咽掩面
於船艙中窺其形則絕不可得也余旣已倦於長途
乃舍陸登舟夜泊丁家集菰蘆中蚊如指頂大羣飛

嚙人目睫不得交起坐者久之南望豐沛西望蕭碭
氣佳哉鬱鬱蔥蔥念龍準公以泗上亭長豁達大度
卒能創炎漢四百年之業也過徐州崇崗複嶺數十
百週散而復合觀曹劉戰處低徊不能去一百五十
里至邳州子房受書老人處也今尚有功成身退託
遊赤松若而人者乎一百二十里至宿遷謁項羽祠
悲其以喑啞叱咤之資不務遠畧而惑於衣錦夜行
之說也此數百里皆於黃河內行舟怒浪觸天驚濤
湧口每至波湍滌迴闐飄忽上下從者變色予披圖

嘯歌謔如也自此而清河桃源淮揚森然水國巨
澤矣凡余之所遊者固人之所共遊然憑弔俯仰亦
各有懷聊以志一時聞見而已若夫訪五岳探奇勝
煙月雲霞盡入吟橐則請俟之異日

魏氏先塋記

魏氏先塋記者記魏氏之先塋也先塋則何爲記之
吾祖宗之魂魄棲於此故不可不記也魏之得姓久
矣肇於周封於晉大於戰國盛於漢唐宋其支派不
可得考矣在有元之季有寒臘公者居路村因葬於
彭水之陽高廟之東北今石碑刻魏氏始祖之墓是
也魏氏自始祖分而爲二所謂東西支也六傳而至
司訓公司訓公名儒也實生澄齋南郭東樓三人而
澄齋公遂受封爲都憲澄齋公生慎齋公槐川公一

爲縣令一爲總督晉大司馬而魏始昌然發源在司訓公始祖之塋西數十武居中而葬者爲司訓公次則封僉憲澄齋公而慎齋則澄齋公嫡子樂吾公又慎齋公之嫡子也皆葬于澄齋公之前矣司馬公既貴沒乃葬於始祖之東今所立大司馬魏公塋坊是也其南郭公諸子孫則稍遷於塋之前後而東樓公一支僅有一二子孫矣樂吾公宗子福伯早沒無嗣侍御贈總憲乾仲公樂吾公之仲子也以貴復遷於城北泐水之原子孫之從者半宗子封總憲拙菴公

沒遺命復葬於司訓公祖塋之左其他大小塋兆不可勝記或因貧乏荒歲卜居他邑流離外省死而葬其地者又不能勝數也拙菴公既修家乘介復踵增補述其源流本支亦既燦然可睹今聊記二塋之大畧刻之貞珉使後世子孫有所考據庶幾過墓生哀而不忘仁孝誠敬之意若我祖澤之深遠鬼神福佑雖千秋萬禩此地蒸嘗繼續亦必無陵谷變遷之憂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則余作記之志也夫

關夫子送本記

昔余先祖乾仲公爲諸生時苦志讀書常在於夜或至四鼓大暑之月尚親燈火以溫水置足下熱極則濯濯已復讀常立課程誦抄講課未嘗一日有閒也樂吾祖住南街其宅之後門關夫子廟也於萬曆甲午之歲夢關夫子降臨入大門樂吾祖肅迎至一北小屋屋內供祖先神主樂吾祖置椅看坐關夫子斜僉其椅曰爾祖先在上也坐定茶訖關夫子曰有大木二根送與令郎一根樂吾祖拜而受之是歲遂中

鄉試其後屢上公車不第先祖乾仲公教授生徒益加淬厲至癸卯之冬樂吾祖復夢關夫子至其迎候之禮如初坐定樂吾祖敬問尊神何以降臨關夫子曰先許令即那一根大木如今逸來樂吾祖仍拜而受之甲辰遂中會試是可見先曾祖與先祖德行淳備學問優贍是以感神明之臨有賜木之瑞今之子孫繁昌科第綿遠皆功德之所遺也余自垂髫時聞之於先子拙菴公蓄於中心久矣故志之於籍後之子孫永念之哉

聖學知統合錄說

吾序述知統錄自伏羲至薛董而止吾序述知統翼錄自伯夷至高攀龍而止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知之一也虞廷言中成湯言性論語言仁大學言止中庸言誠孟子道性善知之理備矣周濂溪作太極圖通書程伊川作易傳朱晦菴作四書集註通鑑綱目薛文清作讀書錄蔡虛齋作蒙引林希元作存疑知之理復大備矣老子之空虛佛氏之寂滅告子之無善無惡管商之禱伯功

利荀子之性惡楊雄之善惡混王通之以佛爲聖人
王陽明之性無定體李贄之詆毀聖賢褒頌奸雄皆
知之靈也夫道者天地人物之所不能外也知道則
知天矣知天則知性矣知性則知仁矣知仁則知義
禮智信矣知仁義禮智信則知誠明之合一知誠明
之一則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千古聖學之極則格
物致知其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脩身其守知之要
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充知之量也究其歸則體用
兼該顯微一貫窮以淑身達以濟世歸於仁而已矣

無用之體非體也無體之用非用也後世之學者知
性之本性而格物致知主敬存誠不爲私欲所染不
爲物累所牽則明德新民止至善有合一之理而惟
賢希聖惟聖希天盡人盡物參贊位育皆不外此而
得之矣

吾齋說

吾齋之中除四書五經孝經小學外其次應覽之書
曰左傳也史記也前漢書也後漢書也五代史也蘇
子由古史也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也朱文公通鑑綱
目也皇明通紀也皆史之要者也此外史尚多存之
以備考焉昭明太子文選也真西山文章正宗也八
大家文鈔也陸宣公文集也韓昌黎文集也皮日休
文集也歐陽文忠文集也蘇東坡文集也方正學文
集也袁中郎文集也趙儕鶴文集也皆文集之佳者

也此外文集尤多有則存之以備數焉無亦不必購也四書大全也五經大全也性理大全也二程全書也朱文公文集也河洛淵源錄也近思錄也陸象山文集也薛文清讀書錄也高子遺書也皆理學之要者也此外論學書尚多有則存之以備參焉無亦不必購也而詩集之中又有佳者則陶淵明王摩詰韋蘇州杜工部李太白陸放翁李空同若唐詩品彙宋元詩選古詩歸唐詩歸李于鱗詩選以及唐人選唐詩中州詩之類以備詩之一班而已夫古今之書汗牛充棟卽窮年矻矻不能竟也譬如海內名山卽抱濟勝之具者能遍爲登陟乎故書吾取其身心之有益者而已山吾取其目力之可及者而已陳眉公曰吾有三願一願識盡天下好人二願讀盡天下好書三願閱盡天下好山水夫盡則不能但相遇時莫輕易放過耳此可謂之知言矣

借書說

書可借乎曰可書以言理也彼人之借書者將以求
明乎理以書為鑑弗借則無由開發之書何可以不
借書可輕借乎曰不可書以言理也彼人之借書者
未必求明乎理以書為郵輕借則如同捐棄之書何
可以輕借故凡借書者當視其人其人為吾性命之
友也則可以性命之書借之其人為吾經濟之友也
則可以經濟之書借之其人為吾文章之友也則可
以文章之書借之否則雖稗官小說且不可假手而

况於帳中之秘乎吾讀字彙而知甌爲盛酒之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人借書以此盛酒酬之故語云借書一甌還書一甌宣城梅誕生曰今人誤以甌爲癡遂云借書與人爲一癡還書爲一癡夫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有余獨以爲不然古人之借書者是必如吾所謂性命之友也不則經濟之友也又不則文章之友也故借以一甌還以一甌以酬酢爲欣賞耳今借書未必同於三者之友或高閣數月以致缺少傷損竟爲破甌者有之况借之也無一甌還之也無

一甌而輕借輕還是非癡乎是有感而言之非誤也

三大火聚說

錢牧齋曰余老歸空門患目疾與妄思設三大火聚
以待世閒之書一曰炎祖龍之火以待儒書凡儒林
道學剽賊無根者投畀於是一曰然須彌之火以待
釋典凡文句語錄駢贅無依者投畀於是一曰扇丁
甲之火以待玄文凡經方符錄誕謾無稽者投畀於
是蓋嘗用是法以銷歸世閒文字雖大地爲紙微塵
爲墨而吾以灰心閉目冥置之而有餘余則謂儒林
道學剽賊無根者固宜投畀祖龍之火而近世酬應

惡詩腐文及淫穢小說爲人心之害尤甚其投畀祖
龍之火更急也文句語錄經方符錄大約爲乞丐僧
道爲衣食計而妄作者不必寓目卽宜付之須彌火
丁甲火矣然牧齋之老歸空門但以斷除妄思亦豈
遂爲知道乎

跋張魏公小像卷後

才與運會邁而後得成其功德與學問合而後得著
其業自古名臣往往若此若宋室大臣如張魏公者
誠所謂卓爾不羣之豪傑也觀其屢膺重任銳意恢
復部分諸將不主和義雖未能進取中原然臣子之
義固無負矣孝宗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
動尤可謂知公之深也其子敬夫又與晦菴朱子同
衍孔孟正學之傳宜今日子孫之篤實而昌盛也余
瞻其遺像不勝緬懷矜式又何必以成敗論之哉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似有行草書寫之跡，但難以辨認具體內容。）

選詩選跋

選詩選者何選昭明太子之選詩也詩以言志兼才與情與其才勝於情也寧情勝於才詩三百篇皆以情勝者也情而要之於性故纏綿脆摯之什無不與五倫相關卽降及鄭衛風斯下矣而懲惡勸善猶足引人於勝地焉兩漢詩極近古乃選中寥寥僅及蘇李贈答及古詩十九首等作未免遺珠之恨曹氏父子以縱橫激發之才橫槩馬上慷慨興歌非仲宣公幹諸人所能方駕晉宋之際驚華忘實開綺靡陋習

之濫觴而左陸三謝與鮑顏諸人駘蕩俊腴華不掩質亦各有可觀者若乃優柔溫厚曠識逸懷淵明當爲獨步餘子瑣瑣人或一二篇篇或一二句雖一嚮足快恐全豹未盡窺也此其選詩之梗槩乎余先君拙菴幼讀選詩晚年始加澄汰去取精嚴列於四家之首不肖省垣之暇再四較閱因付之梓蓋將使讀詩者因晉宋以溯漢魏因漢魏以溯三百篇攝才歸情攝情歸性以相引於勝地而不眩於綺靡之習是謂爲選詩別開生面由此以登堂入室詎不易哉

古鄯北三十里舖雨花菴募疏文

佛者覺也所以覺人之迷而使之悟也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震旦西域一也自震旦西域以至大瀛海之內小瀛海之外四大部洲億萬國土風俗不同其人情之馳逐於名利一也如來乃以慈悲心開清淨門示解脫義度人一切苦厄而諸經流傳於世誠有得於禪定之道不論在家出家如蓮花亭亭出於污泥而不染豈非大安樂法自達摩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花五葉之傳盛行于世迨後之衲子遂

欲棄文字圍墻枯坐合眉閉眼枉自誤却一生去西天路不啻十萬八千里矣不知宗之與教不可相離達摩因人溺於文字以云救耳豈如今人叅話頭之謂哉若有善知識以慈悲心開清淨門示解脫義不離如來所說不執如來所說十八界蘊空三十二相不墮色與聲音卽此是妙明圓覺之心無量安穩功德所謂終日嚙飯不曾咬着一粒米說法四十九年實無一法可說然亦何一法不可說耶古鄆城在戰國趙武靈王時爲邊境重鎮與中山相鄰其後光武

卽位於其城南五成陌千秋亭郊壇鬱鬱北八里爲三十里舖槐水在其北封龍在其西慶陶在其東水甘而土平有沙門蓮也者江右人幼薙髮於匡廬長問法於維揚遍覽經典深通禪悅北遊京師受戒持淨偶過雨花菴誦持貝葉之文宣揚大乘之義演說三車分晰六道遠近善信聞之咸豁然解悟留之住錫蓮也曰吾緣其在此乎菴雖小是亦布金吉地也是亦鹿苑遺踪也是亦度老病死海堅牢船是亦照無明黑闇大慧燈也是亦醫一切病者之良劑是亦

伐煩惱樹之利刃也乃種樹乃葺垣乃設象乃請經
乃具香火乃鳴鐘鼓每晨鷄唱曉暮鴉集昏木魚之
聲隱隱達於長揚廣陌間有名利之客或乘鋒車或
馳駿足王程迫急星火奔趨聞之未嘗不憬然發深
省焉嗟乎古今日旦暮也生死朝夕也富貴浮雲也皓
齒蛾眉鶯聲燕語乃伐性之斧畫棟雕梁山節藻梲
乃築怨之府山珍海錯熊掌駝峯乃腐腸之藥象簡
金魚丹書鐵券乃黃梁之夢古今明眼人于熱鬧場
中撒手歸來早尋閒靜卽士農工商于勞碌活計時

一念猛醒認取根源視財利如糞土化煩惱爲菩提
則能仁之教益人豈淺鮮哉顧梵刹成則淨土可見
於俄頃貲財詘而妙相莫彰其形容所望宰官之往
來者檀越之滋殖者大發施捨之願絕去貪癡之私
以共成盛事片語扼要等于寶筏一念直了卽脫迷
津故蓮也自題其冊曰因果不昧欲知來世因今生
作者是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因滅果滅因生果
生生者未始不滅滅者未始不生生滅何窮因果何
已不昧斯者爲入三昧古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

歸鳥盡迷巢吾續之曰撥轉頂門闕板子維摩方丈
本非遙大衆須各自努力撐持早登彼岸

募修崇光寺藏經閣大藏經疏文

自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白馬傳經乃有四十二
章其大指在于離欲寂靜娑羅雙樹將入涅槃畧說
法要以戒爲正順解脫之本戒則能生諸禪定也故
曰能持淨戒是則能有善法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
不得生雖然欲持淨戒當得安穩功德住處功德住
處不必天竺靈鷲也不必清涼五臺也不必天台鴈
宕也不必熊耳少室也不必白岳九華也不必青城
峨眉也不必日觀蓬萊也卽此塵寰市廛之間而有

新濟堂文集卷之十五
前江書院錄
叢林勝地二六時中節身時食清淨自活常勤精進
折伏其心久之心如虛空卽此便是極樂世界吾嘗
見今世之學禪者不閱法華金剛楞嚴控槃等經詳
其文義悟其深味顧乃東奔西馳瓢笠掛搭闖入講
堂受喝受棒此如今之士人不向四書五經求聖人
之道而日日背諷時文嘔心苦思染翰操觚雕虫象
刻雖得功名終是富貴利達中人於道無與也鵝山
大德若栢邑人也嘗爲士子蜚聲黌序有年矣偶以
探親至于湖南忽遭吳逆變亂阻不得歸與余春

諸子游寶蓋源諸名山

異僧說法有契於心慨然

嘆曰大千茫茫人生碌碌

妻子火宅轉盼成空年過

耳順不思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直待臘月三十日閻

王老子來呼喚時四大無王眼光入地如螃蟹落湯

渺渺游魂作何歸着耶於是決意披剃博覽經藏兼

修宗教未及三載頓而圓通洞庭以南蒼梧以西凡

善知識咸來叅正會王師平定寇亂道路得通令子

永生跣足尋親得之寶蓋源山山中痛哭求還鵝山漠

然曰吾以天地爲室廬以山水爲供養以生死爲旦

暮尚何以家爲哉乃永生必不肯歸且告之邑令及紳士令暨紳士咸促之北歸以爲有子如是何忍負之且明心見性隨地淨土豈必戀戀於此山也鵝山無以拒之遂歸歸而不見其妻栖於崇光寺之藏經閣下時而禪定時而吟誦鐘鼓隱隱梵音清徹遠邇居士咸慕而親炙之鵝山爲之畧說佛法大意無生微言聞者生大歡喜心以爲得未曾有於是善人張如生王體宋維商常進及等以寺之隳廢久矣卽閣亦傾欹不蔽風雨經多散失盍募以修葺之鵝山曰

是吾夙志也閣必宏莊麗而後可以棲神經必補殘序失而後可以度世雖歲儉貲乏徐徐而爲之一年不竣願三年三年不竣願五年五年不竣願十年茲願旣發豈可已乎愚公移山洵可師也余聞而避之曰天下事以如是處心無有不辦白度度人咸在于斯遂述其顛末以告四方諸檀越之好善樂施者共認菩提之根以成般若之義

其略若此之辨以知類若之辨

于泐教其則末以古古衣精辨教之校等樂教者

文曰夫王聖以取其政之無不備自與與人其亦

慈願對發其何也乎愚公身山前何時也余聞而數

平不與願之平不與願之平不與願之平不與願之平

致其大而外可以與非與非與非與非與非與非與非

其非以志也而心公之其非而外何可以與非與非與非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六目錄

雜著

孔子晝息鼓琴辨

善惡皆天理辨

辨天人之理非二

天竺夫子辨

王陽明之學有是有非辨

答趙總督啟

與朱撫院啟

與許撫院啟

與熙宇傅太宰婚啟

與少司馬楊賢甫婚啟

與少司寇于岱仙求婚啟

答梁十二親家求婚啟

答永年冀大司空婚啟

山西程策第三問對

墾田增戶議

踏勘蝗荒議

西銘理一分殊解

蘇州九龍山義塚引

擬傳諭滇黔檄文

栢鄉詩賦誌

南湖釣艇賦

懷古賦

廣恨賦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六

栢鄉魏裔介自菴著

易蔣彤編輯

辨 啓 策問 議 解 引 檄文 誌 賦

孔子晝息鼓琴辨

人心有動乎曰無動也其動者動於氣也氣何以動
有所欲則氣動矣欲非心乎何以曰氣也曰心統性
情性終不動也其情之自然而發者猶性之著焉譬
如燈之於火濕之於水也世以欲之動而誣情以情
之動而不識性千古來憂憂久矣聖人之心有動乎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一 龍江書院錄
曰人之心皆不動聖人之心何動也然凡人之心固
不動而不能不動於欲聖人無欲而其所發之情皆
中止和平故曰聖人之心猶太虛也若使聖人而猶
動於欲則何以爲聖人孔叢子載孔子晝息鼓琴一
事吾疑之其言曰孔子晝息於室鼓琴閔子聞之以
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今也更爲幽沉
之聲幽則爲利欲之所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
何所之感若是乎從入而問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向
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可與聽音矣誠

若斯言是夫子之心有所動於欲也聖人之心至太
至虛有天下而不與視富貴如浮雲豈以猫鼠之微
而遂移其心哉若有所移而動則太於猫鼠者祿之
以天下繫馬千駟而有不動者乎杜子美詩人也猶
曰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夫世事紛紜
如猫鼠鷄蟲得失者何限于美不以櫻其中而聖人
以之動其欲哉由是觀之必係附會之說孔叢子雖
以聖人之齋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也故不可以不辨

善惡皆天理辯

先儒云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是言也愚不能不疑之夫所謂理者何也是人心中所具之德也其見於應事接物合於宜者則亦曰理字說曰治獄官曰理又曰物之脉理惟玉最密故從玉然則人心之理亦最密矣故曰性卽理也理卽五常之謂也其曰天理者言此理命之於天也理既命之於天順乎此者爲天理逆乎此則非天理矣今先儒之言曰天下善惡皆

天理是以人欲之私爲秉彝之自然也楊墨之類無
父無君其害天理亦甚矣又豈但過不及之閒乎夫
道者天下之公理也若以惡爲天理則世之爲惡者
皆曰吾之惡天理也則聖人遏惡揚善之訓何以動
之今世俗之人於爲惡之人詈之曰沒天理此其言
最醒豁可以發人之良心學者何必好高求異爲也
此所關甚大愚故不敢不辯

辯天人之理非二

或問何謂天理曰天理卽性之理也天以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吾性之理卽天之
理也故在天爲春在吾性則爲仁矣在天爲夏在吾
性則爲禮矣在天爲秋在吾性則爲義矣在天爲冬
在吾性則爲智矣在天土旺四季在吾性則爲信矣
此五常者乃天稟之自然自天子以至庶人自中國
以及蠻貊無有一人之不同者也故成湯仲虺之誥
有曰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性卽天理豈空虛浩

渺之天之謂哉但此天理操之則存捨之則亡故聖賢自危微傳心以後有克已復禮之語克去已私復還天理天理何時不在但爲私欲所蔽耳若能明能斷不爲欲之所引情之所流而加以戒懼慎獨之功得喜怒哀樂之正則吾心之中無時無刻莫非天命之理之流行而其爲聖人不遠矣是以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謂天之理賦於人者無不實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人縱恣於人慾而不克自檢制其始也一念之私久之而念念皆私其始也一

事之僞久之而事事皆僞甚而干戈弓矢生於樽俎戰伐戕殺起於骨肉害及蒼生覆其宗族孰非喪失天理之故哉歷觀史冊較然如指諸掌也故吾謂性理之卽爲天理人能存心養性卽所以事天孟子豈欺我哉

天竺夫子辯

友人唐山趙問源昔在甲戌乙亥之年與余有筆硯
之好課業城東南隅之樸園所尊者孔孟之經所悅
者程朱之傳所擬者史記與歐蘇之文伊時問源之
文渣滓未化余爲批閱必以直問源批閱余之文亦
必以直甚相得也迨丙子問源先中鄉試壬午大比
余亦僥倖鄉薦癸未赴公車改試于秋八月余會試
卷已中復置而問源以第二名中會試然文未盡佳
卽會元陳百史亦但首作佳中庸藝及孟藝俱靡弱

不稱龔芝麓曾告余曰項水心于甲戌科取李青作會元江南人多笑之陳百史有文名曾執贄其門故授之以題蓋揣摩半月而始就闈中灼然知其爲百史也嗟乎國家取士大典顧可以私相授受乎水心百史皆文人也果若芝麓之言則近于僥倖矣其後問源爲楚督學以到任稽遲降二級應補別駕因不赴補革職廕祖李公爲三省總督時鄉人有訟之者爲之發聊城之矢其事得寢余丙午歸里問源來晤依依握手如生平歡然問源則老矣後愚民剽建佛

寺于暄霧之頂遠近絡繹香火雲集而帝堯之祀或莫有顧之者問源作募疏建大蘭若榜其殿額曰天竺夫子余不以爲然夫子至聖也故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問源少而崇尚理學長而得志科名旣夫子東魯矣而又夫子天竺是不免陳相之譏矣且唐之王摩詰最號爲尊信佛道者但曰天竺古先生而不敢曰夫子天竺果可以夫子稱之哉吳楚僭王春秋削而書子所以尊天子也義之所在余故不可以不辯

王春林曰：此書之體，非也。然其意，則與孟子之學，果有合於此乎？或曰：陽明之學，主於良知，知即覺也。陽明以良知提醒斯世，其意與先知先覺，豈有殊乎？曰：陽明之言，良知是也。其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也。良知何物，即心之體也。人心無無知之時，此昭昭燭燭者。

王陽明之學有是有非辨

或問王陽明之學何如？曰：是非聖人之學也。或曰：聖人之學何如？曰：觀四子之書，則知聖人之學矣。論語言仁，孟子言仁義，大學言恕，中庸言誠，推而致之，天人合德，道濟萬物，聖人之能事畢矣。陽明之學，果有合於此乎？或曰：陽明之學，主於良知，知即覺也。陽明以良知提醒斯世，其意與先知先覺，豈有殊乎？曰：陽明之言，良知是也。其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也。良知何物，即心之體也。人心無無知之時，此昭昭燭燭者。

卽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全是天理知正是善何得謂之無也而其徒巧爲之說曰無善乃言其至善也若是則何不曰有善無惡者心之體直捷明白省却天下後世多少葛藤而乃爲此流弊無窮之語也聖人何思何慮心如明鏡止水靜固止也動亦止也以是爲心之體卽以是爲性之體心中有性而豈無善無惡之謂哉至於格物之說異於紫陽知行合一近於躐等此尤其小者耳余悲學者浮慕陽明之說而不考其差謬之端流於天竺之學而不自知故存其良知之是而辨其無善無惡之非所謂瑕瑜自不相掩固不可槩以爲是亦不可槩以爲非也

此間不可樂以爲長久之計也
其間不可樂以爲長久之計也
其間不可樂以爲長久之計也
其間不可樂以爲長久之計也
其間不可樂以爲長久之計也

答趙總督啓

保釐黔土崇勲久茂於旂常節制越江新績益隆乎
鎖鑰形標麟閣名重金甌恭惟閣下醫閭開氣渤海
毓靈節凜冰霜高風紹獨知之清獻資兼文武家傳
宗半部之韓王筮京兆而江左留棠歷荒藩而越裳
貢雉鬼方革面久宣撫輯之猷海颶揚波待任腹心
之寄位綜列牧譽並長城遂使蛟穴鯨鯢懷好音於
桑甚亦復湖光楊柳遍淑氣於春臺錢塘弩發每瞻
衣錦之軍白傅堤成永勒常山之像干戈將偃鼎鼐

竚調某冀北蹇駟卽南來幸邀眄於荊州時慕
聲華於天水蔡廓署名紙尾自愧曳輪敬容謬職銓
衡徒深覆餗乃瑤函雲下稔風義之殷勤珠咳天來
使汗感之交至伏願繡衣九戩立躋赤舄之勲福曜
三台便見黃麻之拜藉手頌馳因風禱企

與朱撫院啓

恭惟閣下紫陽垂裔碣石表風中吳留光宅之輝吏
行冰上兩淞攬澄清之轡人在鏡中德威遠屆夫海
壖風節流傳乎輦轂祥刑騰頌不聞六月飛霜來暮
興歌祇凜四知介氣賦役均而鼠牙不咏軍民便而
纒絮皆恩萼菜西湖風落孟嘉之帽松杉南嶺月明
庾亮之樓遙佇規徽彌深眷慕某自維樗櫟謬寄銓
衡攻玉他山方遡洄於越水傳鸞芳訊忽馳接乎秋
風匏繫八年無分遷喬之想金株百鍊何期射隼之

餘辱教獎之多勤感知心之有素投瑤靡報附鯉增
 慙玉露云殘朔颺將厲伏惟為國為民彊飯自愛荒
 臧肅復統冀崇涵

與許撫院啓
 天開越嶠麟臺宣帝越之威名地控禹圖虎兇肅提
 衡之重寄夙深翹企載沐聲施恭惟閣下殿邦偉望
 經世宏猷攀檻青蒲素著家傳之直探源懷孟允苞
 治法之全西臺握紐於權衡北斗懸高乎日月肆惟
 吳會實切海氛風急艤艦旦暮備非常之警鴻哀杼
 輜閭闕修惟正之供歲必藉夫外寧時則籌其方畧
 以茲重任悉毗上卿鯨不揚波聲教東漸於外徼幅
 惟安堵恩威下逮於無疆蓋將資平壤以拊循行且

與許撫院啓

天開越嶠麟臺宣帝越之威名地控禹圖虎兇肅提
 衡之重寄夙深翹企載沐聲施恭惟閣下殿邦偉望
 經世宏猷攀檻青蒲素著家傳之直探源懷孟允苞
 治法之全西臺握紐於權衡北斗懸高乎日月肆惟
 吳會實切海氛風急艤艦旦暮備非常之警鴻哀杼
 輜閭闕修惟正之供歲必藉夫外寧時則籌其方畧
 以茲重任悉毗上卿鯨不揚波聲教東漸於外徼幅
 惟安堵恩威下逮於無疆蓋將資平壤以拊循行且

倚裁成而輔相也某識慚藻鑑職愧銜鉉負乘虛庸
方玷山公之啓事停雲仰止欣聞遽使以德音盥手
開械撫心沾汗伏願建牙吹角側耳露布之來持節
宣麻佇日鴻恩之及

與熙宇傅太宰婚啓

誼重葭莩嘉禮式崇於合姓采存葑菲良緣藉寵於
諾金時修六禮之初成序屬一陽之將泰幸獲諧於
卜吉敬陳悃以抒誠恭惟台臺雨霖世澤舟楫家風
身總烏臺黼黻贊皇猷之潤望尊黃閣鹽梅續帝賚
之良卓矣柱石中流翩翩鳳鳴天上猗兮宸章疊渙
翩翩鶴算人間攬物望於東山佇星精於南極家修
內則鄭康成盡室詩文閨肅姆儀謝太傅闔門風雅
某樗櫟散材風塵末品僊源錫羨奚止亢宗寶婺揚

輝詎希超乘顧某夙同桑梓既叨世講之芬近列鵷
班益契寅恭之雅邇以鴻案靡舉因之鵲巢久虛何
期一縷紅絲克遂雙成白璧奉河洲之苕菜樂窈窕
以賦好逑逐澗沚之蘋蘩藉季齊而昭明信卜云其
古文定厥祥古禮式遵薄物初將於奠雁天心來復
人事預啓夫迨冰節屆仲冬期蠲建子行且鸞翔旭
旦會省鵲集平林伏祈俯賜芻聽慨允輪御俾世以
及世派流奕葉之雲仍則綿而又綿蔓衍嘉瓜之日
盛豈服休之敢斲何飲德之能忘勒有副函懇垂末

照

與少司馬楊賢甫婚啓

鳳卜諧祥允兆赤繩綿遠雀屏騰瑞爰欽白璧輝煌
天上佳期報銀河之初渡人間勝事欣玉杵之相逢
恭惟台臺燹鼎才華棟梁德器兩榜文高白雪直標
王盧駱之先九遷紫著青雲遂跨奇溥榮之右永奠
兆民於花縣戎署鶯遷普收多士於棘闈宗曹鵠立
霜府分中丞之座都哉深荷匡違星輶秉上祀之珪
行矣誰堪迂祉寄鹽梅於謀國獨追伊旦之勲占風
火於型家共羨姬姜之秀某身有大任覆餗時憂心

愧虛名歸田莫遂浮沈宦海寧闕但不敢忘君奔走
泥塗過庭又安暇教子是以令淑媛四德夙銘心自
克采蘋南澗至於長豚丁一經甫在口何堪坦腹東
床所恃昔同科今同職臭味久契於懷人因思男有
室女有家板衣當求夫知己菲葑無狀妄希妙選於
乘龍桃李有心先達微誠於冀雁金風送暑似天遺
貯屋之金玉露零秋豈人吝鏡臺之玉試觀春來天
上果然喬木之引青蘿因知美令人閒何必御溝之
題紅葉匪媒不得敬馳尺素之書其漸孔嘉於俟千

金之諾

與少司寇于岱仙求婚啓

鸞書式締瑞煙宮柳方新鳳卜欣諧佳氣春城並麗
信天緣之有自幸地望之得攀聲氣見投行六禮而
伊始姻媿是結期二姓之交歡願託葭葦敬修筐篚
恭惟台臺卽山毓秀鴻水呈祥高大閭門陰德久留
寶籙冠裳燕國聲華特擅縹緗初對策於彤廷遂持
斧於豸繡離巡著績賸黃海而宮山棘院衡文拔圓
圭與方璧暫藉清卿以澄叙旋司邦禁而明刑玉燭
克調總屬秋官之制金鈞執法羣煦冬日之溫何喬

新漢學文集選 卷之十一 音江書院鈔
松下逮於絲蘿姻聯蓬戶念蒹葭猥倚乎玉樹焜燿
高軒第驥附兩闈蟬聯同署調梅昔日慙伴食之貽
譏漱石連年信懸車之足樂乃誕毓小山敢附春秋
僑札遂俯從下里竊追唐代朱陳但令息質秀金閨
蚤諧京陵世範而小兒學疎蒲簡恐非鉅鹿奇姿自
愧葑菲輒徼姻好數十載訂以心交憑依月老只片
言已蒙金諾庇及雲孫想所取在詩書易禮之緒未
失其傳且相與於文章意氣之間不期於迹此日旣
諧卜鳳抑將下陳榻於賓筵他時不忝乘龍何止得

戴經於甥館伏願光風盼暎滄海優容百歲慶同心
調琴瑟於燕喜一堂稱五福祝川阜於鶴齡鬱鬱金
蘭二姓永門庭之喜色綿綿瓜瓞千年昌嗣續之鴻
麻蕭裁蕪言仰希瑤報

和藹其德有前亦好時
蘭江扶木門到之喜也
陽琴瑟分燕喜一堂
東聯公家將外厥大風
和藹其德有前亦好時
蘭江扶木門到之喜也
陽琴瑟分燕喜一堂
東聯公家將外厥大風

茗梁十二親家求婚啓

麟趾發祥咸溯家聲之餘慶鳳占時吉羣知世德之
協昌源遠則流長喜門闔大而益大枝高能下逮幸
絲蘿親以及親水上之人語方來月中之仙籙早定
承盟有地作合自天恭惟台臺玉振金聲珠聯璧合
學宗千乘依然洙泗之傳品重伯鸞煥矣夏陽之派
上應昂畢星躔之燦光華照耀中台下鍾滹沱地脉
之靈雅度汪涵千頃貫穿經史搜五車二酉之奇馳
驟馬班邁七發兩都之麗承簪纓於累葉似楊彪繼

兼濟堂文集卷之十一
五
前江書院錄
震秉而作公振棟蓼以聯芳如謝萬同奕安而秉鉞
于青雲而直上佇看獨步蓬瀛持赤幟以先登行作
華班領袖弟譜分桑梓社其枌榆昔伴食於中書多
慚補袞今懸車於下里獲遂初衣叨封菲之不遺敢
曰門同王謝欣薦蘿之有托實因村近朱陳伏諗令
卽合浦明珠會且探珠驪下藍田美玉定將鳴玉螭
頭小女少長蘭閨未諳大家之訓徘徊柳絮猶慚道
蘊之吟乃擬周南荇菜之流漫咏好逑於君子亦藉
幽風斧柯之伐得成嘉耦於名門繡閣待乘鸞樓上

簫聲吹夜月畫屏開射雀函中錦字剪朝霞六吉徵
謙百朋拜益思報瓊而懷愧幸倚玉以知榮伏願坦
腹受經齊眉耀彩雝雝鳴鴈卽題鴈塔之名矯矯乘
龍遂奪龍頭之錦琴瑟鐘鼓洽永好於百年弓冶箕
裘致鴻庥於奕禩

東澗堂文集選卷之十六
 二十
 前江書院錄
 東澗堂文集選卷之十六
 二十
 前江書院錄

蒼水年冀大司空婚啓

華胄振洛州喬木盤根久重鼎彝之望良緣成月下
 猗蘭奕葉聿開堂構之光聲氣見投荷金蘭之風好
 姻媿是締叨葑菲之不遺既辱先施敢酬嘉命恭惟
 台臺五緯儲精兩儀毓秀晉家食采仍茲卻芮之宗
 高士饒耕蔚起武安之派筆下文章巨麗豈特班馬
 推聲翰中位望崇隆直與夔龍接武治離於股肱之
 郡更聞浙水刑清運籌於喉舌之司旋見西臺政肅
 將自司空而立相遂同四岳以咨垂玉鉉允調總屬

東澗堂文集選卷之十六
 二十
 前江書院錄

冬官之制旂常載勒式昭時叙之功赤城之建爲霞
每餐沈瀼藍田之種皆璞行琢璵璠乃喬枝下逮於
蔦蘿姻聯鐘鼎而嘉賓且勞以式燕光賁衡茅第昔
忝調梅愧伴食之無補今耽漱石幸懸車之有年斧
伐初傳敢附葛藟於王謝紅絲遂結幸聯瓊佩於朱
陳業敦毫素之交更洽鳳鸞之美顧令卽奮姿碧漢
佇看萬里騰驤而弱息守訓中閨未嫻大家訓誠披
衣惟腹坦牀東增逸少之聲舉案與眉齊閣裏表梁
鴻之德益朋拜賜惠好我之雲箋宜其家人和周南

之雅詠乘龍才子欣逢雀映金屏隨鶴仙人喜聽簫
鳴玉管會見荳蔻雙聯繫臂芙蓉並繡同心五福備
疇紹箕裘而豹變百年眷合綿世澤於螽繩恭報執
柯敬因裁楮

是爲禮始葛天之牛尾八閔有熊之咸池三籟是爲
樂始敕天之載賡三章百工之卿雲兩和是爲詩始
嚚訟懲亂子之驕圯族書鯉熊之敗是則春秋之始
自是尼父刪詩書正禮樂因時以紀事著人以存天
而六經之用與天地俱爲不朽矣經淆而有子經駢
枝而有傳有註然子自子也猶傳註自傳註也經言
仁彼言楚楚非仁經言義彼言踈踈非義黜仁義言
道德道德化陰陽陰陽化楊墨而悖傷教抑生畏險
難遵是離經也離經者終不可以勝經經言禮彼曰

王不襲禮經言樂彼曰帝不言樂黜禮樂治刑名刑
名化縱橫縱橫化法術而嚴寡恩詐棄信名失情是
叛經也叛經者終不可以竊經此經所以維風範俗
而爲百世不祧之宗也說者曰經盛則才盛經衰則
才衰才盛則治盛才衰則治亦衰治亂盛衰如燈取
影響應聲秦燼經經不燼於秦秦自燼耳詩書之焰
未熄咸陽之火已炎故秦無經漢興馬上絳灌諸大
臣不悅文教疑無經者也自鼂錯遣濟南古文出魯
壁而始有書其詩禮春秋易各有大小夏侯轅固韓

嬰高堂生胡毋生杜田生等學武帝抑百家尊六經
元光元狩公卿將相炳炳麟麟漢之經盛漢之文章
亦盛漢之文章盛漢之事業亦盛矣然或者曰秦人
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亡意在註疏訓詁之學
未達于性命之指乎故漢有經之用而未得經之源
魏晉之際土裂于寇恩戕于宗堂淪于陞威擅于閭
故魏晉以下無經唐人之爲經也以襲而成其疎其
時劣明經優辭賦風雲月露靡襲六朝唐人以不精
經之故而岐文與經爲二則唐有經而無經宋人之

爲經也以易則有程傳朱子本義詩則有朱子集註
春秋則有胡文定傳書則有蔡西山註他若邵子之
皇極經世易象之別解也張子之正蒙西銘禮經之
遺義也紫陽之通鑑綱目春秋之續筆也周子之太
極圖通書圖書中庸之秘奧也極深研幾直接洙泗
心傳可謂有經矣然一則阻於王安石章惇再則阻
於韓侂胄未嘗一日得行於時而反指之爲僞學徒
與其徒私淑于其身而已則宋之時得經之源而未
得經之用明興修五經大全性理等書得理學之正

傳故嘉隆以前一道同風人材蔚然興起自王龍谿李卓吾之徒亂之叛之以道學爲詬厲而士習大壞牛鬼蛇神訖至於亡則明之時其初有經而其後無經

阜上法古無愆監于前代以網羅天下士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則所以因其窮以求其通者不可不講矣一日去累所以聚學也蟻之蹟也丸累之坊刻之牘士之丸也而彼以爲徑變之而精神一精神一則抱璞者不必刈而懷石者必不收矣一日端型所

以修業也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學宮者士之車也而今鞠爲茂草重其所爲非通經博史者不擬授非有其人授卽非有其效不遷矣一日探策所以核實也炫櫝者還珠不如徑探其珠也蓋文辭旁引執燭可以說燕疑義直陳指鼠難以名璞也一日清問所以訪道也撤糶者待日經術陰糶以人主之精神爲日如太后受尙書太子通論語天子可平公穀同異也一日尊師所以示的也航海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悟師範者人之斗極也蓋命教胄子后夔可

以典樂天叙有典維契乃任司徒此又鼓舞變化不在下而在上之大畧也操此五要去彼數失與經學治性情將見窮鄉下邑人慕稽古之榮士解道腴之樂所謂得經之源而併得經之用於以衍洙泗濂洛之正學弘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治其必權輿於此矣

墾田增戶議

當今吏治墾田增戶爲要必嚴立考成之法以裕國課以富民生蓋國家創立大業惟是務本力穡食足兵強樸者耕而壯者戰此所以撫皇圖而跨有萬方也乃海宇一統民生未和樂者以生穀之土未盡墾而民多流離自明季以來各省直田地荒蕪戶口虛耗有司因循舊習未能招徠撫恤荒地之糧既加於熟地亡丁之銀復派於地畝農民重困地愈荒而逋欠愈多矣况今蝗蝻流行方數千里民無宿儲何以

卒歲故荒地亡丁之稅不可不免也荒地亡丁之開墾增復尤不可不急也今宜定爲程式凡荒殘州縣有司以到任之日爲始查報荒地亡丁若干歷仕既久能開復如全盛時者爲上立加優擢復三分之二者次之復三分之一者又次之否則不得與於薦剡僞飾者論以欺誑之罪撫按疏薦亦必開具實數上聞其原無荒亡丁地方不在此例賞罰旣明勸督必力數年之閒富庶可望雖然撫按者守令之表帥汰冗役以歸南畝設牛種以貸貧民導水利以資灌溉

省徭役以勸農桑一轉移閒草野受福則責成爲更要耳

踏勘蝗荒議

海內生靈當兵荒蹂躪之後骨立而存實萬死之餘
幸出水火登衽席臣民胥慶從此永樂昇平四年以
來風雨以時倉箱不匱至於今歲嘉禾壓地賡歌大
有真數十年未見景象也不意蝗災流行秦晉燕趙
剝食甚慘百姓迎蝗陣而跪禱大聲悲號三春勞苦
盡成枯幹慘苦之狀不忍見聞雖撫按大畧奏報例
應該部差官踏勘災傷方定蠲免分數但所在被災
沿數千里非如旱澇單在一方一踏便明况各處被

災必不能齊道里遼遠部臣差官猝難遍及小民田
閒狼藉有梗無穗之餘收之無實棄之可惜若勉力
收之恐踏勘徒存空地蹈冒報傷災之罪若槩不收
拾轉眼孟冬寒氣凜冽並麥地不及耕種則來歲之
生意盡矣愚以爲不若責成撫按轉行道府委廉幹
官員分投逐段查明確報既查之後卽以大張告示
令百姓收拾殘禾及時種麥不至坐待查勘拋廢農
業然後差官所到採訪報部分別蠲免果有虛冒罪
坐所司如此則事約易舉千里之閒往返不過半月

耳百姓雖無望於西成尙有冀於來歲也不然蝗食
已苦殘禾在地部查未到坐失農時熒熒小民是再
傷也

西銘理一分殊解
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
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而程子答
之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殊龜山
第二書曰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
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
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嘿識於意言之表烏
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伊川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
釋然乃朱子謂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

西銘理一分殊解

龜山先生上程子書曰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
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而程子答
之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殊龜山
第二書曰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
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
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嘿識於意言之表烏
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伊川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
釋然乃朱子謂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

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此論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歟余觀西銘大意大抵以天地爲父母以民物爲胞與以大君爲嫡宗以大臣爲家相乃直指仁體發明人生之初同出於天地之意初非以生我之父母言之謂天下之百姓與已之兄弟同胞無異也其曰凡天下疲癯殘疾痺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則亦承上文而言之耳程子言理一而分

殊正是此意所以朱子曰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然有個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爲大君爲宗子爲大臣爲家相其理雖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理一分殊底意又曰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

非真以爲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
所謂分殊者也詳味朱子此言又何有兼愛之疑哉
至於綱領在其體其性之之言總令人求仁不失乾
父坤母之所賦予爲天地克肖之子而已

蘇州九龍山義塚引

昔者王政之行其民各有分田以爲恒產卽以其餘
爲墳墓不幸而死則子孫藏其衣冠立主家廟以爲
之祭而又歲時登丘隴觀松楸致思慕焉若鰥寡孤
獨無歸者人君代爲經理祭厲有典不使其精魂無
依而作爲災沴也王制衰息富貴者侈棺槨衣衾之
美總麻成行貧困者或至暴露原野束縛山岡亦不
可得仁人君子有志斯世斯民者每爲三嘆余嘗讀
唐史而見唐太宗掩瘞隋季暴骸深嘆其用心之仁

業請於朝見之施行矣茲九龍山剞制義塚俾貧而
葬地者皆得奉襯窀穸而又別置閒地以掩遺骼此
不忍之懷擴充最爲親切有合於王政之大者也而
出於貧賤之士爲尤難吳子西友父子之所爲豈不
賢於尋常萬萬哉雖然吾聞西友孝子也孝子錫類
不匱因茲買山之德而化導里人絕水火之厝以復
典禮則孝德之所及其後且有達人豈區區贈言之
足以盡其美耶

擬傳諭滇黔檄文

帝王君臨天下凡聲教所暨莫不來享來王非徒貪
土地之廣人民之富誠體上天眷顧之意不欲使僻
隅遐陬一物失所也在昔周初越裳氏慕聖人之德
重九譯貢白雉漢唐以來隸在版圖與中原編氓無
異是則素號嚮化非跳梁爲患者比矣邇者明政不
綱文武泄泄賦繁刑酷以致盜起燎原國以淪亡李
自成牧豎小人攻陷燕都豺狼之輩影附若雲帶甲
烏合幾於百萬宮闕災於回祿縉紳斃於敲朴原野

膏肉川谷飲血元元塗炭不意復見太平天授我

大清皇帝應運龍飛關門一戰摧枯拉朽士女謳歌卜

宅定鼎收葬龍髯網羅逸臣則是我有大造於明也

然後天戈西指全秦委命鯨鯢授首短狐革面嗣以

江南荒淫民不聊生義旗東下飛渡天塹福唐二藩

啣璧恐後雖王濬之人石頭高潁之擒叔寶衡其功

績不啻徑庭茲肅王兵至蜀川勢成破竹獻寇伏誅

神人共快遂使蠶叢魚鳧之區復有披雲見天之日

爾昆明滇地兩省密邇隣壤聽睹最真既懷後后之

思豈無雲霓之望但恐奸人乘機煽惑愚衆效任器

教尉陀之計將欲雄長一方南面稱孤殊不思彈丸

黑子不過神州一郡我國家士如熊虎粟若丘山

若扼普定之吭浮萍柯之江如舉崑崙以壓細卵決

滄海而灌熒蒿耳且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天之所廢

不可與天之所與亦不可逆也故竇融舉河西以歸

漢李世勣籍郡縣以附唐並膺封侯之賞隆丹券之

寄載在簡冊世所艷稱我

上柔緩遠人誠若金石能以土地軍民來歸者一體錄

身涉堂文集卷之十六 音江書院錄
用若執迷不悟或稱兵拒順逆我顏行玉石俱焚噬
臍何及故茲持檄往諭慎之母忽

栢鄉詩賦誌

論曰詩肇賡歌賦始湘纍所以吟咏性情調和倫物
也漢唐以降代有作者好學之士枕藉沈酣具載諸
名家集及選本中茲一邑之間或過客憑弔懷古有
思或邑彥著述倡予和女有關興起莫不撫採亦風
雅之餘義耳

醉眼情如翫
...

南湖釣艇賦

人生蟣虱萬古刹那彭喬邈矣壽命幾何息心逆旅
投竿水沲於是織箬蓆以為蓬劔枯木以為舟風駛
槳迅浪湧鳧漚墮片月於鏡裏攬瀨氣於清秋中有
寶鼎奚囊酒鎗茶竈摘雲霞以為糧侶太虛而觀妙
時有張子元裕白子見先同余欹斜於船板之上傾
壺而酌依蘆而仰白眼層霄青雲林莽瀟湘筆意濛
濛玄想若乃岸頽灘嘴灣轉平橋柳煙疊翠桃色舒
嬌鸞藏味而不見雲襯霞而若燒船壓天而村尖櫓

身濟室身選 卷之十一 三 前江書院錄
潑水而星搖漁火暗而螢光起柁尾鳴而墓足跳有
懷擁棹何處停橈至如春渚星明秋沙蟾皓晴溪雪
霽幽窓霧掃采杜若兮方花零芙蓉兮未老或聽雨
焚香或讀騷藉草或餐山秀於重重或襲颺涼於灑
灑或傍綠篠於籬根或聽黃鸝於山榜旋復登艇理
我釣絲持螯膾鯉其甘如飴睡足而覺食飽而嬉梧
耻棲鳳山喜奔麋雖揚簪未觀乎滄海而曳尾已足
乎汗池又何必絲鷁畫舸艣舳舻而泛乎三江五
湖之涯者哉吁嗟乎古人死矣白骨何知東風蔓草

寒月子規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有美人兮山川閉之
乃命長鬚洗盞赤脚扣舷而歌杜甫之詩曰日月籠
中鳥乾坤水上萍又自爲之歌曰身世飄飄一葉舩
浪花如捲晚峯青閒來一枕浮鷗夢不許風波到野

汀

懷古賦

余夏日炎蒸登樓避暑四望雲山千里在目緬懷
古人聊爲此賦以紀之後之覽者庶知此衝繁
自古而然兵燹繹騷民生何堪賴盛世生養再得
良牧煦煦庶能保其室家婦子不至爲枯骸爾
登高樓以倚危欄俯栢邑之崇墉望堯山於咫尺想
帝子之肇封自伊耆以訖嶺嶠皆湯沐之包容其後
乃陟於帝位兮徙河東之平陶總如天之覆被兮均
踐土而食毛望東垣之古郡兮迅流瀆激而揚波來

山右之繁峙兮浸東注而坡陀聯封龍之岑蔚兮山
蜿蜒以巍峩環大陸之浩渺兮緬想禹貢之九河黃
流徙而南奔兮此猶沉漾而滂沱滙漳洺槐洑泚澧
兮底於衡漳而奔梭客有告余曰此古戰場也不見
春秋而降趙最雄豪中山引水圍鄒氣驕武靈發憤
鞬橐弓刀北連鴈代紫塞爲壕政死沙丘井陘啟道
奏事車中亂臭魚薨矯殺扶蘇亡秦未造此後禍水
爲災燭處飛燕哀平昏孱王莽篡擅一十八年民生
若煎白水眞人昆陽塵戰虎豹慄奔尋邑敗竄駐節

廣阿邯鄲內叛豆粥蕪亭麥飯滹沱河水倏而冰壓
日月光華復旦附鳳翼而舉龍鱗位鄗南而宏翌贊
有靈石之古蹟紛才人其染翰非神臯之奧區何以
齊周召而媿望散余曰是則然矣繼此更僕亦有可
得而稱述者乎客曰唐自天寶之亂祿山旣滅思明
繼誅魏博滄易並峙雄圖惟成德之強悍連瀛莫與
平盧迨夫梁晉構兵營於野水距栢鄉而爲軍擁鐵
騎以如螳矜玄甲之耀日見絳旗之填委咄哉德威
老將獻奇謀於亞子夜遷壘於高邑逸待勞而如兕

乃次日以決戰摧長蛇與封豕梁由此其日衰晉昌
熾而興起此舉關五代之興亡誅亂賊於既死他如
宋室不競南北紛爭奉信王於五馬竟一旅之無成
暨金元之已事每搶攘而縱橫各役勢以雄長聊喘
息其餘生惟有明之一代稍沐浴乎太平今值

聖明之盛世文章禮樂巍巍煥乎其光榮含哺鼓腹歌
帝力於何有兮百年之閒徒見山高而水清

廣恨賦

昔江文通作恨賦凄惻動人但如秦帝窮奢極欲
沙丘告終無所恨李陵降北生墮家聲亦無足恨
也惟是古今治少亂多覆轍相蹟余推其恨而廣
之非獨弔古生愴亦以志鑒誠之意爾

茫茫大塊運數難紀雖聖賢之代生歎駒隙之莫止
維三五之明時迺各葆其淳理何澆偽之繁興紛譸
張而多訾於是恨有千端書更累紙至若信陵救趙
嬴劓夷門湯沐封鄗歡飲平原合從六國無事盟汨

身漢堂文集選 卷之十一 四 前江書院鈔
一且秦人反閒疑生弟昆醉醪混迹國事日艱齎志
而死秦乃稱尊若乃陳王首事號爲張楚耳餘武臣
並爲心膂孔甲大儒躬負豈俎劉項之徒雲合飈舉
一朝兵衄氣喪勢阻大業儵隳有如潮湑若夫典午
不競南風禍煽八王陵夷石碣排衍華亭鶴悲侍中
血濺懷愍蒙塵青衣侍宴痛哭何及椒漿莫莫及夫
趙宋開基豁達大度杯酒釋兵薄海嚮慕遠法帝堯
兄終弟作燭影紅移母子託顧光美德昭不永厥祚
由後推前豈史之誤或有載溺禍水捨身苦空投綆

智井覆尸颶風莫不魂搖噬臍遺恨無窮望金闕而
惆悵悵玉殿之殘紅已矣哉翠輦不來兮永巷閉美
人香銷兮歌舞絕芳草年年春苑生御溝日日波聲
咽感慨興亡不禁涕泗之交頤兮千古頌聲歸我
后之明哲

此六則皆...
即如...
八者...
歸...
首...
金...
關...

